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七

奏議

奏狀論王拱辰等入國狂醉乞行黜降



臣風聞克契丹國信使副王拱辰宋選李珣王士全等昨至執旬赴北朝筵會深夜狂醉喧酗無狀或執虜使之手或拍胡人之肩或聯朝譁之詩或肆市廛之語沙漠驚怪道塗沸騰伏緣南北通和五十餘載脩盟講好理宜得人在先朝時嘗所丁寧慎東邇來國家命使絕域因循率易或曲順顏面或俯從請禱或資序輪及或私恩推置至於中禁王言未出往往外人屈指預知欲使行者專對稱職莫可得也今拱

辰等為君命之辱辱皇華之儀遂俾遠戎之邦有輕
中國之意萬一觀我雲際失其歡心則損體固多生
事不細伏望陛下特賜宸斷以拱辰等罪戾嚴行黜
降仍乞此後凡差入國泊館接使副並委中書密院
精加選擇有才識履行臣僚前去免誤朝廷事體中
外幸甚

奏狀論王拱辰入國辱命乞行黜降

臣近彈奏王拱辰等入國奉使失禮辱命乞行降黜
事今來宋選等已係斷遣外惟拱辰等橫使迴來飾
非妄語矯詐百端上惑宸聰苟免罪戾臣以謂拱辰
之罪尤不可恕者有三拱辰身為報聘之使夫

命日路由靴浣却赴北朝餞送選離筵坐位例置賓
主不分自取京醞痛飲深夜遂致宋選王士全等歌
舞失儀言詞狠褻蓋因拱辰首為其非此不可恕者
一也拱辰赴會至醉既遣宣卷吟詩乃有兩朝信使
休辭醉皆得君王帶喚看之句語同侪優意涉譏刺
此不可恕者二也又風聞拱辰到混同江赴筵日輒
當虜主觀彈胡琴送酒之禮不能再三避讓返自誇
詭最為尊儀此不可恕者三也竊竊見近年以來臣
僚出使遠境得罪者如王琪趙鼎余靖皆以法然
詩制此兩門辭辭皆屬重罪而陛下曾能以法然
之今若以拱辰等辱命之過用王琪趙鼎等之例

辰等為君命之辱虧皇華之儀遂俾遠戎之邦有輕中國之意萬一觀我舉廢失其歡心則損體固多生事不細伏望陛下特賜宸斷以拱辰等罪戾嚴行黜降仍乞此後凡差入國泊館接使副並委中書密院精加選擇有才識履行臣僚前去免誤朝廷事體中外幸甚

奏狀論王拱辰入國辱命乞行黜降

臣近彈奏王拱辰等入國奉使失禮辱命乞行降黜事今來宋選等已係斷遣外惟拱辰等橫使迴來飾非妄語矯詐百端上惑宸聽苟免罪戾臣以謂拱辰之罪尤不可恕者有三拱辰身為報聘之使夫

命日路由靴浚却赴北朝餞送選離筵坐位例置賓主不分自取京醞痛飲深夜遂致宋選王士全等歌舞失儀言詞狠褻蓋因拱辰首為其非此不可恕者一也拱辰赴會至醉既遣宣卷吟詩乃有兩朝信使休辭醉皆得君王帶笑看之句語同俳優意涉譏刺此不可恕者二也又風聞拱辰到混同江赴筵日輒當虜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不辭再三避讓返自誇詭最為尊儀此不可恕者三也竊聞近年以來臣僚出使遠禮得罪者如王琪等數人皆令請作書語詩詞此兩門辭辭皆屬虛生而陛下皆能以法然之今若以拱辰等辱命之過用王琪等書體較之則

拱辰為重臣愚狀重下力以拱辰為官尊而屈朝
廷之大法失懲勸之澤肯不無則而今而後復有入
國臣體奉命失體盡職巧詐善於拱辰者不知朝廷
如何處之旬日以來道臺洵洵人情不平願陛下特
發宸斷正拱辰之罪嚴行懲降以合中外之公議幸
甚幸甚

奏疏論兩府庇蓋王拱辰

臣近兩次彈奏乞正王拱辰充橫使尋命違禮之罪
未蒙指揮施行中外沸騰無不扼腕切齒者蓋謂國
家賞罰大柄不由陛下之所出不由朝廷之所守只
由兩府愛惡喜怒上下輕重之要出者雖無罪即遂

黜去要全者雖有元惡大過亦從而全之今來拱辰
入國路經靴淀只着窄衣赴北朝餞宋選御筵以隨
行京酒換去虜酒痛飲無筭深夜喧酗坐位失序客
主不分又席上聯句用唐朝楊妃木芍藥詩語譁浪
信使致令虜中有王萬年王見喜之號到混同江日
輒當虜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及授北朝中書劄子
僥求私書來本朝為救解謀身之計夫為人臣衛命
出使外交戎狄陰結權要詐偽百端以拱辰上項罪
狀外議以為可誅而朝廷赦而不問者此兩府有臣
僚愛拱辰而庇之也至如吳奎只是中路着窄衣見
虜使以比拱辰着窄衣赴御筵則奎罪為輕拱辰罪

為重又奎至虜庭不入班賀虜主加尊號此雖有過
乃是不辱君命能守臣節為本朝光華之事今若比
拱辰當虜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乃是損體生事辱
君之甚拱辰之罪大且私而邪也奎之罪微且公而
正也今以奎上件罪狀外議以為可恕而朝廷既罰
奎金又降奎知壽州者此兩府中有臣僚惡奎而逐
之也故愛之者非理庇之惡之者非理逐之不恤人
言不顧邦典天下聞之誰不扼腕誰不切齒扼腕切
齒之不已臣恐非朝廷之福頃年韓綜勸虜主一盃
酒尋得罪落職降知許州去年沈使來朝乃欲引綜
例上皇帝壽觴其時若非接引使楊察答以魯黜

事排之則勢不得拒前日拱辰當虜主親彈胡琴送
酒之禮今後虜使來朝欲扳以為例如何拒之臣恐
自此生事轉多損體愈甚率由拱辰辱命之罪大且
私而邪也臣曉夕思之為之寒心伏願陛下以臣此
疏宣中書密院臣僚先且詰問如何屈法蓋庇拱辰
所犯因依然後特出宸斷正拱辰之罪而降黜之以
快天下切齒扼腕者之心又得以為今後拒虜使扳
例之語則中外幸甚

奏狀乞宣王拱辰語錄付御史臺

臣近彈奏王拱辰入國辱命之事乞正其罪至今多
日未蒙施行中外人言日益喧沸皆謂朝廷用法偏

黨有同罪異罰之過又况昨來宋選等所得罪犯並是拱辰為首其間又有甚者焉今竊聞拱辰使迴於隨行語錄中曾減矯飾詐偽不少與御史臺昨來所勘宋選等案節事狀不同上惑宸聰苟免誅責臣愚欲乞聖旨指揮下兩府將拱辰入國隨行語錄并別錄等一宗文字宣付御史臺與昨來宋選等公案一處照驗比對便見拱辰灼然虛實事狀如果有誣罔之罪伏望聖斷早賜降黜指揮以示朝廷至公也

奏狀乞賑拯流移之民

臣竊聞旬日以來大段有府界并河北京東路流移之民入京城乞丐或假途以過挾老携幼繫繫滿街

臣聞餓殍深可傷憫伏望朝廷特賜指揮多方賑濟存恤賑拯免致失所之後聚為賊盜亦所以固邦本

也
上開封府

奏狀乞不罪王起

臣伏觀中書劄子奉聖旨下御史臺根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王起虛妄上言定州便會擲磚瓦等事見追禁鞠問次臣嘗聞太宗皇帝朝有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臣曰武程踈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妄陳狂瞽宜行黜削以懲之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

知耳終不之罪今起志在憂國用心無他若緣此獲
譴臣恐中外臣僚人人緘默雖有機密急速大事誰
敢復措一詞言路榛塞由此始矣伏望陛下上念太
宗皇帝不罪言事者之誠恕起之罪以廣睿聽有益
聖仁若然則堯採誹謗舜達聰明禹拜昌言漢詔不
諱不獨稱美於前世矣臣無任懇祈激切屏營之至
詔王起該
決放

奏劄再乞罷免陳執中相位

四月二
十八日

臣昨自二月十三日以前累上章疏乞正宰臣陳執
中之罪又條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伏蒙陛下省納
開寤宣付政府施行執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

數月雖兩次大宴并乾元聖節亦免上壽赴會外諫
以謂殺下體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不即降黜是
欲使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論列懼成喋喋煩黷
宸聽也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供
職如舊中外驚駭未測聖情臣雖至愚不能無惑臣
固不知陛下以臣向來之言為是耶為非耶復不知
陛下以執中之罪為有耶為無耶陛下若以臣言為
是而以執中為有罪即乞陛下早正朝廷之法而罷
免相位以從天下之公議今陛下若以臣言為非而
以執中為無罪亦乞陛下正朝廷之法而竄臣遠方
宣布中外以誠後來臣孤危朴忠不知忌諱伏望陛

下將臣前來累上章疏再賜觀覽則臣之言是與非
執中之罪有與無豈逃聖斷也臣無任昧死待罪激
切屏營之至

奏狀論久旱乞行雩祀

四月二

臣竊見自去冬今春夏已來京東河北連接畿甸不
雨既久麥苗焦死物價涌貴秋田復無所望流民餓
殍充滿道路亢旱已甚疫癘漸興人心徬徨憂畏不
寧臣愚伏望陛下憫茲元元特賜聖旨下有司依古
雩祀之法并天地宗廟社稷五嶽四瀆分命臣僚精
加祈禱下脩人事上應天心庶幾旱降雨澤變洽
為和氣則天下幸甚

奏狀乞浙郡

五明

臣本以疎愚誤蒙甄采耳目之任圖力報於主恩肝
膽盡被覬死輸於臣節不敢避權豪之盛不敢逃刑
禍之累每念忠言之深曷虞狂態之發然而葑菲之
下不足取芻蕘之賤不足收於憲署之風無所增於
朝廷之政無所益且鉗口結舌豈臣一日之忍為而
尸祿素餐在臣終身之可愧不慕君子之易退寔妨
賢者之後來伏惟陛下天符至仁日不私照恕臣不
職之罪察臣無他之心假之一麾俾去二淵以適山
野之性以便松楸之私下塞人言上荷君惠干冒荒
冕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待罪屏營之至

奏狀乞移司勘結三司人吏他賊五月初

臣竊聞三司副使李參發摘手分等減落條貫在法
取受容人財物支出官錢不少見係府司勘鞠伏緣
方今財用匱乏日益不易三司掌天下利柄入吏公
然作過上下蒙昧隱盜官物其因事發覺者百無一
二若不盡情窮究何由革去欺弊今來獄事未畢李
參又係差出其餘三司官員多有干碍務欲小了別
勘司誰肯執守巨愚伏望陛下特賜指揮將上件公
事移司別行根勘或乞專委開封府一面依公推鞠
結絕所貴姦賊得情法不屈撓移送開封府重勘

奏狀乞取問王拱辰進納贓珠五月十日

臣昨彈奏潭州官員虛條虧價分買身死客人戢舜
中真珠不公事件蒙下湖南提刑司行遣今竊知係
差郴州通判成文基取勘結案申奏全然鹵莽不圓
除勘到鈐轄宋定運判李章知益陽縣左振分買外
有走馬藍惟永監稅趙寅判官黃宋卿即未見歸看
今來外議皆以謂潭州官員買珠子自李章等人人
各只分得十二三兩已下因甚獨有左振一名買及
三十四兩却不見知州任顯元買數目必慮任顯從
初只作左振名目收買今來事發之後左振為任顯
有舉辟之恩便乃一面承認又湖南勘司並不根究
元初潭州低估真珠價則請辨說載于舊陳狀父

中元於廣州用錢一千餘貫買到上件珠子只自廣
至潭又入京師其價已減兩倍其潭州只估作四萬
二千餘貫俱是當職官員分買若果是珠價不虧官
司因何並無本處公人百姓買得一星一兩顯見大
段虧損官錢事理明白今湖南勘司略不申明重行
估贓定罪便即依違結絕無聞去年十月中於潭州
先取到官員名下所買真珠四十三兩並皆圖熟奇
好况有罪之人未經勘斷即不知三司使王拱辰便
將上件珠子非次牒送入內供奉廖浩然進呈御前
留住上玷聖主恭儉之德遂致今來湖南勘司一向
希肯中罷又無元珠估贓定罪此固無他蓋拱辰為

見董惟承是入內都知之予李章是宰臣陳執中之
婿結託權要棄公循私陰為貪猥之地以紊朝廷之
法誣罔公方中外嗟駭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聖旨指
揮取問拱辰何故將未經勘斷罪人贓珠先次進納
情由因依然後自朝中別選差清強臣僚置院勘劾
潭州官員買珠的實緣由案狀計贓議罪雖經赦宥
乞不原免或乞出自宸斷特賜酌情貶黜施行以戒
天下黷貨之人以勸天下繫身之士如此則廉夫勉
而貪夫懼也

送審刑院

奏狀乞檢會前狀乞漸部

五月十日

臣近嘗覽贖天威陳乞律任差遣至今多日未聞俞

旨朝夕俟命如履氷谷載念臣品迹踈遠姿性蠢愚
若夫盡忠立朝則雖死可也必令噤口廢職則厚顏
安乎進非宜退得宜實公議之見迫舍無益就有益
乃臣分之當然臣備員憲臺僅及周稔狂瞽之說屢
干宸聽言不切至不能感寤上意識不通敏不能裨
補聖時不能退一姦諛之人不能進一賢善之士問
臣之職則號為臺官責臣事業則於朝廷無毫髮之
益尸祿蒙恥日甚一日雖陛下至仁大度不即進臣
之罪逐臣於遠方以謝天下而臣施何面目尚復苟
容以見中外士大夫哉若陛下允臣所請賜臣一郡
則臣雖至愚尚得勉勵駑緩使千里按堵遠俗不

其所臣之區區不敢自謂無益於朝廷也臣詳思之
陛下用臣於風憲之無益不若俾臣外補為有益也
較然矣伏惟陛下堯舜其心恕臣罪戾欲望檢會臣
前狀乞兩浙一知州差遣早賜聖旨指揮臣亦得以
省先墓聚孤遺死生幸甚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早賜浙郡指揮

五月二日

臣素無時才悞中臺選使尸廩祿何益朝廷煩言已
多公議弗許兩陳奏牘期得速邦蓋出私誠固非飾
詐重念臣松楸感愴久越去於故鄉兄弟孤遺尚寄
居於他族未蒙允請深不遑寧伏望陛下體臣窮蹙
察臣懇迫使犬馬之微不失所則乾坤之惠何敢忘

臣所乞兩浙一知州任使早賜聖旨指揮于堯天聰
臣無任俟命恐懼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引詔書再論陳執中

五月八日

臣伏觀近降詔書有尸言責者或失於至當之語臣
以謂自朝廷至舉天下自輔相至百執事孰為忠義
孰為姦邪孰為賢正孰為欺詐陛下念堯舜知人之
難欲別白真偽而進退之莫若取中外之公議欲聞
中外之公議莫若信風憲之直言故德音丁寧遽然
下詔今御史臺陛下耳目之司當是職者既能言之
又不失其當則陛下固宜聽之不疑斷之不惑聽斷
之必行焉雖朝廷至舉天下雖輔相至百執事其忠

義姦邪其賢正其欺詐無所逃遁莫不悉知之矣
知姦義賢正既進任之知姦邪欺詐既退黜之夫如
此則天子尊而天下安矣伏惟聖守基業僅百年祖
宗繼承使綱紀不破壞者有禮法而已扶樹禮法而
不破壞者有宰相而已今宰相陳執中居廟堂之上
自去年春正以來處置大事遠越典故先意希旨動
是乖繆身為大臣既破朝廷之禮而私門之內信縱
嬖人殺屠無罪陳乞置獄復自廢之情涉誣罔託疾
歸第不赴大宴不赴聖節上壽一旦昂然復入中書
殊無庶恥不鄙人言身為大臣而又壞朝廷之法宰
相既破禮又壞法御史不言之不可也御史之言既

無不當陛下不斷之不可也臣昨二月中已曾疏奏
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自省臣之言無不當也陛下
前日之詔謂言之失當者固已勅戒之矣若言之無
不當者願陛下聽之於不疑斷之於不惑其朋附執
中之人抹解焚惑之偏說不足信也臣愚伏望早賜
宸斷正執中之罪復朝廷之禮法振中外之紀綱念
祖宗繼承之艱難廣社稷百年之基業天子得以尊
天下得以安亦以示詔書之出不徒然也臣無任懇
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早罷免陳執中

六月初

竊以宰相之任賞罰二柄出乎其手能禍人能福

人當世庸常之人既懼禍又邀福不附會而迎承之
宰相有罪惡彰露跡狀徠籍諫官不論列御史不抨
彈天子不得聞下情不得通積日持久天下之勢危
矣昨以宰相陳執中狼悞昏暗詆誣欺罔破壞禮法
侮弄朝廷臣職忝御史以身許國極口論列累章抨
彈不敢阿容執中而上負陛下者誠恐陛下不得聞
執中之罪而外庭庸常之人又多附會迎承之者如
此積日持久使天下之勢危則臣之為罪雖伏斧鑕
不足償其默然也伏望陛下納忠盡諫直之言闢姦
佞熒惑之說特賜早發宸斷正執中之罪而罷免之
則聖德愈隆公議大協慶流宗祚福蒙生民臣無任

懇迫激切之至

奏狀乞勿令歐陽脩去職

六明

臣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剪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脩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

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援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詔脩黯絳令依舊供職

奏狀論皇親非次轉官

六明

臣等伏觀近日皇親非次建節移鎮遷官增祿幾二十人道塗喧傳不測恩命之所自出臣愚伏望陛下

稽考祖宗故事社絕僥倖之路特賜聖旨裁損無令
外議有宗室監賞之名亦詩所謂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之義也詔令止

奏狀乞奪免王拱辰宣徽使

六月十日

臣伏以宣徽使舊是前兩府或見任節度使有勲勞
者所除之職近侍之臣未嘗輕授又况無功有罪如
王拱辰者乎拱辰前知并州姑息兵士民心不安與
僚屬褻狎復僥求恩命又近充虜使多言生事醉酒
作詩違禮辱命充三司使舉豪民贓吏附結中官進
納罪人未佔真珠庇蓋司屬枉法重罪織邪巧進人
人盡知風憲累曾拜彈中外日望廢黜朝廷柰何不

責其無功不正其有罪忽然平除使額何以激勸縉
紳伏自日近陛下獨奮宸斷差除臣僚外議無不稱
頌聖政之美唯是拱辰一名拜宣徽使判并州但有
口者皆云未當臣愚伏望睿旨特賜指揮奪免拱辰
新命別與一散郡差遣俾退而思過則公論大協

奏劄乞早賜奪免王拱辰宣徽使

六月十一日

臣近彈奏王拱辰授宣徽使判并州不當未蒙指揮
施行夫名器假人則重朝廷之過賞罰不中則輕人
主之權拱辰之為人天下知其姦佞昔嘗託走馬內
臣僥求霞帔之命因親情薛氏乞內降住京恩澤舊
掌計司以舉豪民鄭旭得罪被黜前任并帥與僚屬

猥褻無狀代還自去年授尚書左丞充三司使至今
緣及八九月未聞尺寸勞効乃有無限愆過其間迹
狀尤著者入國一事大辱君命中路赴餞宋選筵會
醉中吟乖惡詩篇既當虜主彈胡琴送酒之禮又有
兄弟傳位之語乃云用間夷狄飾非矯詐無所不至
至於計會廖皓然進納未斷死客真珠虎蓋三司人
更立岳枉法重罪舉犯賊張可久監萬盈倉人言已
喧不自引咎避職却將三司合舉官監當去據盡底
乞送審官差除今外議以謂拱辰之罪狼籍如此朝
廷固宜奪去左丞之官降出不齒以戒勵中外奈何
復除宣徽使再判并州道塗喧譁天下驚怪臣愚

情公議是是非非只如前日陛下
除近臣自縉紳至流俗頌詠陛下仁明
其聲朝出大庭夕滿四海蓋以為至公至當只是拱
辰一命即大以為不然前所謂無情公議是是非非
不得不取以為信也伏望陛下勿聽左右熒惑採解
之說早賜聖旨奪免拱辰宣徽使仍別與一差遣使
群言稍息則聖政益新也臣無任納忠待罪之至

奏狀再乞追還王拱辰宣徽使新命

五月十日

臣近累次彈奏王拱辰乞正其罪并寢奪恩命却聞
改判永興軍仍舊宣徽使中外喧喧莫不噴嘆緣拱
辰先所臨蒞未嘗立微功凡所趨向唯是作顯過貪

官急進不識廉恥朋附權要昵狎小人天下知拱辰
姦邪可誅而朝廷用之不衰天下指拱辰罪戾為可
廢而朝廷擢之不次賞罰如此顛倒善惡何由激勸
又况宣徽使自祖宗朝班在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之
上至道中方命次其下乃只置兩員皆以有勲德名
臣充之唯近年張堯佐用內戚恩幸以授亦曾先作
節度使蓋初奪而後與清論猶或非之今拱辰非勲
非戚加之過惡彰灼外議薄之而又甚於堯佐矣拱
辰不復堅讓遂欲攘竊以去既重拱辰之罪朝廷不
復奪免遂開僥倖之路又彰朝廷之失授授之際
俱不可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英斷追還拱辰宣徽

新命無使人言不息上累聰明臣無任懇迫激切之
至

奏狀再乞追寢王拱辰宣徽使新命

七
明

臣等官忝御史當得言之地觀朝廷有大除拜倒置
失次前後彈奏未蒙允從臣等若因而默默真朝廷
於闕失則專負陛下社稷之意宜得失職之罪今是
以不避斧鑕而三說雖寢也夫賞善刑惡國家之
重權涉明黜幽人立之大柄如王拱辰凡百趨向莫
非姦邪自虜虜使還罪狀最著有吳奎輩制皆降唯
拱辰不動如山外議以謂陛下聖公此不處拱辰而
執彼吳奎極力處之拱辰惡不處刑豈不欺賊人心

他罷至今平素何處之... 臺諫輕言... 不避羞耻而當之... 已政府視之如無外... 辰而執政臣... 萬口一語皆云... 府有熟績者... 司使終及半年... 祖宗之例不可一也... 之路不可三也... 惜不追奪拱辰之職... 而使國家之重權... 人主之大柄

為執政臣僚所竊弄也臣等為陛下惜之伏望聖
斷早賜指揮追寢拱辰所授宣徽使新命中外幸甚

奏狀乞罷內臣閻士良帶御器械

七月

臣等竊聞內臣閻士良已得指揮帶御器械伏觀前
年中郭申錫上言內臣舊制須經邊任五年又帶御
器械五年仍限五十歲已上及歷任無賊私罪方預
選充押班尋聞陛下聽納中外傳播以為得宜蓋欲
得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在陛下左右聞之密院常令
執守施行今來詔墨未乾已聞除士良帶御器械竊
以御帶職名將來多是承例敘遷押班須是自御帶
之任便須選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况士良為性狡黠

自來與中外大臣交相結託久在河北張皇事勢天下具知及歷任曾有賊罪至徒今來密院殊無執守首紊著令所有士良新命乞賜宸嚴別擇善良以懲勸陛下左右之人

詔罷士良帶御器械

奏狀再乞追奪王拱辰宣徽使

七月四日

臣等近以王拱辰拜宣徽使判并州又移判永興軍累次具狀彈奏乞落宣徽使別與一職名未蒙施行竊以宣徽使兩府之任也非有殊勲安得除拜臣等不敢遠引體例只以富弼言之弼自樞密副使出知藩郡盤桓數任行將十年歷資政殿學士轉大學士又遷觀文殿學士方授宣徽使判并州如弼之宣力

又出自樞密府恩命遲回尚是如此今拱辰適是有罪之人朝廷未加黜責而非次驟進實害公議又拱辰昨入虜境醉酒吟詩賓主褻狎豈不為虜人之嗤今之還都翻有此命傳諸鄰國將謂我朝大臣悉如拱辰者適足取夷狄之輕伏望陛下惜朝廷賞善罰惡之體塞臣下織邪僥倖之路特發聖意斷於無疑追拱辰宣徽之名則中外幸甚

詔王拱辰降秩

奏狀乞罷罷副獎監情開先殿官員

七月十六日

臣伏見頃歲創造開先殿當時勾當官員使臣例與遷轉資序頗為僥倖曾未十載即又推損豈惟國用

虛費抑見官賞之濫今未再行脩葺畢工竊聞監備
之官復欲希求陞遷朝廷豈宜不顧前失苟為曲從
捨罪推恩弊事滋長臣愚伏望聖旨指揮但係近來
監收之人所乞耐獎恩例一切特賜寢罷或乞量行
賜與錢帛之屬亦足示優寵以補微効也

奏狀乞寢罷內臣脩築汴堤

八
明

臣竊聞有內臣擘畫奏請於在京汴河兩畔增築堤
崖大段高濶以防決溢之患見下三司相度并係開
封府縣東西排岸入作濠寨等司檢計施行次日近
自有此行遣以來汧汴兩邊居民戶口非常驚動搔
擾日夕洶洶其貧者則曰官中果有必行之命奪民

地毀民之屋則我輩離散狼狽父子夫婦不能
保矣其富者則公行賄賂百方請囑吏緣為姦無所
不至夫河防為害湏順其情性在先朝時歲歲開濬
就深通行後數十年泥滓漲淤官司因循以役民為
重困監轄僥倖以省工得恩澤今汴河之底比於疇
昔已厚數丈而汴河之堤累年不起今却視通衢其
堤高下已與居民簷廡相等矣復更欲如何增築之
耶以臣愚見莫若向去每年開濶不輟使水性就下
汴底深濬則灼然無橫流之虞京師溝渠積滯因而
使可流布通泄蓋若不順水性暫圖苟安其築愈高
其勢愈危既非國家經久之利又有居民重墮之嘆

伏望陛下宸斷早賜聖旨指揮直行寢罷無使相度
官吏尚持兩端猶豫之說而于係司局得以誅求計
會為名下以安民心上以固邦體也特罷

奏狀乞罷蕭汝礪詳議官

三月三日

臣等竊見秘書丞蕭汝礪近舉充審刑院詳議官竊
緣汝礪前來充大理寺詳斷官纔轉京官後即請
歸吉州僅及一年回來並不折除在假月日却便
作檢法官今來審刑詳議官蘇案滿闕係三月中
舉官充替本院遲留直候汝礪轉朝官并大理
欵滿任至七月中方乃奏舉替蘇案員闕候
公論喧然鮑汝礪本家日近營起樓閣多

按權要子弟昨自今春以來外議即云詳議官蘇
之闕本院不別舉人必須候汝礪升朝洎檢法年滿
方行奏薦今既果如所料即汝礪請求結託之跡愈
更明白臣等伏望朝廷指揮罷汝礪詳議官之命令
本院別行公舉以塞浮競弊倖之路詔汝礪依前
通判徽州
奏狀乞令供奉官周永正認姓追奪官資

二十一日

臣等近准樞密院劄子指揮下臺追奪周永正爭義
男公事臣等已酌詳情狀係周永正年五歲時有親
伯許榮及引領人李謙等抱覓與周美為義男收養
分明乞行改正永正本姓并追奪官資家財申奏去

訖臣等今再詳案內事件元係周永清進狀乞情願
分家財一半與永正既永正明是義男其永清豈肯
更與貨產蓋永清被永正克橫攪擾聚首不得以至
并自己義男悉皆首露酌其本意豈是情願但永清
不獲已而言也又永正一次走入妻兄入內供奉官
任克明骨肉車子內被克明陳論據此永正乃是入
內都知任守忠之婿今來官司勘斷各有類情逐使
開封府斬永正之罪正作義男從凡人踰濫之科所
有官資家財又却如親子之法並不追奪始終乖異
豈公家一定之制又周美以義男為親男奏官自是
欺罔朝廷妄冒終貫今來彰敗被奏之人豈有不行

奪削之理又永正於周美有自小鞠養之恩作子奏
薦累授官資周美既亡未知所生以父成服而乃脫
去縗絰着拜金衣服賣父靈前金帶去倡家踰濫諸
雜使用傷教害義禮法不容及克惡狠暴累作過犯
雖朝廷指揮特從寬貶猶未塞責今令歸認本姓已
是寬假伏乞陛下聖慈早賜宸斷庶使物情為允公
議稍平

詔追奪周永正出
身歷任文字除名

奏狀乞定奪李熙輔該與不該牽後

臣等伏見度支郎中李熙輔頃任利州路轉運使日
非理挾情摘發知巴州楊佐不當降知商州到商州
又窘拾知洛南縣席汝言不實等罪又監司體量奏

熙輔情理巨蠹乞不原赦奉聖旨差官充替熙輔到
關赴審官院本院已榜示合入監當差遣近知熙輔
進狀却更理會未充替以前訓獎事件今來竊聞得
指揮興堂除知州差遣况熙輔為性狼懷累任有過
朝廷已行充替到京踰年未授監當間一旦無故便
即直與牽復况堂除名目已是一重恩例復更與知
州差遣以此外議不允今欲乞指揮將熙輔元犯充
替一宗文字送有司依公定奪該與不該牽復堂除
知州任使以示公朝賞罰黜陟之不濫也

奏狀乞棲罷李克忠充國信副使

九月十日

臣等伏聞已差內殿崇班閻門祗候李克忠充正旦

北朝國信副使外議皆謂克忠前後轉官差遣累由
內降本無才幹惟冀僥倖今其出使疆外深恐敗事
如向時王士全輩之比則玷辱君命悔不可追况今
虜主新立人情未安專對之臣愈宜精選無使更往
生事貽朝廷憂臣等伏望聖斷指揮寢罷克忠入國
之命別賜改差了事武臣一員前去充使仍乞聖旨
丁寧今後所差北使並須選擇上以副天聖元年之
者今下以叶中外之公議

奏狀乞改差青鄆二州安撫使

九月八日

臣聞古之先見聖人所以知幾預備不虞治世圖而
無悔朝廷之設外禦帥府者擢重兵不惟用政術以

安吾民抑亦脩武事以制他寇苟曰稱職則一方何憂或非得人則為國生事伏見京東路青鄆二州知州各帶安撫使其地控山並海兵民一有失所易為作過近年悉差兩制及前兩府臣僚以鎮撫之今曹佺知青州李端懿知鄆州素匪勲舊俱緣戚里威名未著勢力且輕萬一屬部有不測事宜則人心動搖何所倚賴兼亦曾有臺官上言謂其不便臣欲乞聖旨特賜檢會改差青鄆二州安撫使選有才謀經任使兩制以上臣僚充之以安京東人心亦先見預備之一端也

奏劄乞立定規除宣徽使并節度使

九月

伏見近年朝廷非次除節度使宣徽使頗為煩數竊以二者使額在唐李則付與容易屬聖朝則授與艱難職任絕優事權定重臣僚設非勲舊名器安可輕假謂宜任重賞格得以關防倖門須有定規庶禪至治臣愚欲乞指揮今後宣徽并節度使內文臣須是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加之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元額只是兩員至如使相之任體貌尤重更當慎惜豈宜輕議嘗聞太祖皇帝朝命曹彬收復江南功成凱還雖賜典則多終不授彬使相臣以謂此等官職平時無故等閑除授臣僚亦以等閑得之不以為貴四方向

去萬一有緩急事宜必有賢智豪偉之人為陛下制
變禦侮立功立事當此之際朝廷行爵賞恩賚之議
則以何官職處之久遠之制湏今日思之重之惜之
不可不慎也伏望陛下特賜聖旨以臣所請付兩府
議定執守施行上以遵祖宗之法下以重爵位之賞
則中外幸甚

詔今復兩府
執守施行

奏狀乞釋傅卞罪

十月

臣伏見國子博士傅卞近因所乘馬驚逸衝冒禁衛
係憲臺勘鞠法寺議讞次竊緣卞經明行脩士譽推
服今其所犯衆知誑誤書曰青灾肆赦易曰赦過宥
罪此皆聖賢用忠恕之道以謂凡人孽非自作以過

誤而獲累者則赦之而勿疑伏惟陛下至仁至聖堯
舜其心凡百用刑必原情實臣愚欲乞聖旨指揮明
卞之誤釋卞之罪申恩屈法則涵容廣大之德日益
隆盛也

詔傳十罰銅八
斤理為公罪

奏狀論王德用男納馬慶長馬

六月十日

臣等竊見西京左藏庫副使馬慶長自知寧州得替
又授知德順軍竊緣德順軍廣有職田已為優便今
來又差充接伴副使重疊僥倖風聞本人曾約馬二
匹與樞密使王德用男咸融得此差遣中外竊議憤
憤不平方今朝廷清明聖上求治德用樞府大臣首
亂大法政以賄成刑平無私乞真常憲

奏狀論俞希孟別與差遣

臣等伏聞丹除俞希孟充言事御史竊緣希孟早自入臺以來論事私邪動多迎合今累舉一二事衆所共聞者以言之前年中以國朝故事內臣不得遷止刺史已上官資王守忠意望節旄知物議未允既為前後省都知又欲請節度使俸給漸開其端以圖節鉞是時諫官韓絳力言不可家居待罪欲望朝廷聽從希孟不顧國家紀綱不思朝廷大體輒敢上言稱恩命已行仍乞後人不得為例忘祖宗之定制取宦者之歡心又中書劄子下御史臺同刑法寺衆定百官行馬失序事同時聚議皆云臣子起居辭見對君

父失儀尚蒙矜恕不作遺闕豈為偶近兩府行馬越朝既已贖銅又作過犯希孟承望大臣風旨不顧君臣輕重之分不肯同署奏狀而乃獨入文字乞理為過犯此皆愼邪迹狀明白無後來因全臺上殿奉事陛下親發德音面責希孟不踰兩月自言事臺官除為開封府判官中外喜快咸謂朝廷公明忠邪判別今却自府判除充言事臺官士人相顧失望特謂朝廷故用此私邪之人况本人資性已定不改前非陰巧蔽欺熒惑朝聽所損不細况國家置御史臺蓋欲執法司直肅正天下必得端亮公正之士同心協力維持綱紀以重朝廷又陛下精擇輔相以求至治必

在澄清中外動協衆心豈宜風憲之司雜用姦邪之輩又言事御史稽難一員自來多是止除一員或亦全闕今來每提舉入諫院見有馬遵一員未至闕事所有希孟伏乞聖旨指揮別與一差遣降詔部員外郎湖兩漕

奏狀乞替馬慶長接伴副使速正典刑七月十日

臣等已具狀彈奏王德用男威融繼馬慶長馬二匹遂差慶長知德順軍係廣有職田之處未赴任間又差慶長充接伴副使有此不公事狀至今未蒙施行切緣近差李克忠充入國副使不當臣等亦嘗抨奏係樞密院尋已差替今慶長依舊接伴道塗喧沸以謂至公之朝屈法容姦未正其罪今若具令慶長接

動行下日方還則是使用賂彰敗有罪之人從往迴得以逗遛持久以緩其事因而苟免則何以激勸中外臣僚臣等伏乞特賜指揮以慶長等罪狀速正典刑所有接伴副使早賜差人替換前去

奏狀乞檢會牽復方龜年官資十一月八日

臣伏以法者天下之平一不平則無以示人至公也竊見方龜年前知江寧府江寧縣日因公事得罪奪殿中丞一官勒停凡六七年累經赦宥近以叙用始復初等職官再授大理評事常制既已失中人情終是未平如近年趙植程初各緣罪犯追太常博士停任該赦叙理俱復殿中丞以龜年較之事似一體而

推恩頗殊龜年在場屋時一日十賦登科後嘗撰過
策陣圖累有大臣舉奏稱其事業可采偶緣譴累本
非賊私遂此沉抑深足矜憫伏望聖旨指揮檢會趙
植程初等特賜牽復龜年一合入官資亦以示用法
之平也

奏狀乞罷免王德用

十一明

臣竊見樞密使王德用貪墨為性老而無厭凡所差
除多涉私徇加之羸病拜起艱難雖朝廷用包荒之
恩而樞府豈養疾之地方今北虜多事來使旁午非
久悉到見德用廷怯如此不惟示中朝委任之弱亦
自取外夷指目之輕損國威靈無甚於是兼德用男
馬慶長馬二匹道塗日益墮傳事連差除顯
勞朝廷尚未窮効邦典豈宜寬弛伏望陛下特
旨先且罷免德用重任出自宸斷慎選賢正有
德之臣僚充樞密使俾中外取重夷狄畏威然後正
咸融慶長等之罪示法行不私也

浙江衢州府西安縣儒學訓導汪且校刊